

學會報

2010年1月 雙月刊

香港基督徒學會

HONG KONG CHRISTIAN INSTITUTE

第28期

- 社關信息
左右逢源論政改研討會
- 普世關懷
釋放劉曉波
- 信徒培育
生態永續之旅後記
- 另類經濟
滿城發達陽關道，社運寧甘寂寞橋？
- 公民社會教育
民主路上寬容與公義的追求
- 公民社會信息
教會與社會同行
愛你有火：「嘆少D，嘆少D」



信息分享

梁恩榮 本會管理委員會委員

新一代社運與公民教育

近期多次社運都有大量青少年湧現，為公民社會帶來不少衝擊。本文集中討論這現象對公民教育，特別是學校的公民教育有何啟示。

從學理來說，「公民」是指「政治社群的成員」，雖然政治社群可有不同的理解，但公民與政治的關係則是非常明確的。基於這理解，公民教育的核心應是政治教育。由此推論，缺乏政治教育內涵的公民教育必定是不完整的。但奇怪的是一直以來香港的學校公民教育都被評為非政治化。雖然也有個別例外，但大部分學校的相關教育，無論是德育、價值教育或生命教育，大都集中討論個人成長、自尊感、情緒管理、積極人生觀和人際關係等議題，政治和人權的議題則備受忽略；至於價值和態度方面，則強調責任、關愛、堅忍、和諧及愛國等，而忽略公義、民主、多元、批判和人權等價值。這情況均反映在相關的政策文件和校本課程上。

有論者認為這種非政治化的現象的出現，有兩個主要原因。政治方面，中國政府和香港部分保守人士一直以來都希望香港成為一個非政治化的經濟城市，故此便不希望藉公民教育來提升港人的政治意識。文化方面，則認為這是亞洲公民教育的特徵，意思是相對於強調公民權責、民主和人權取向的西方公民教育，受儒家文化影響的亞洲公民教育則強調靈性、內省、關係、和諧及道德教育。因此，亞洲地區便形成一種強調個人成長及「向內望」的公民教育，而忽略了重視政治、制度和積極參與的公民教育。這種取向的公民教育所培育出的公民質素，與 Westheimer & Kahnn (2004) 所提出的「盡本份的公民」(personally responsible citizen) 相類似，其本質近於強調培育順服和守法的公民。

但從筆者早期的一個個案研究、近年多次大型社運中大量青少年的參與，以及多個學生及青年政治組織誕生等現象，都指出縱然香港公民教育的政治取向嚴重不足，仍有不少學生及青少年已裝備好活躍於政治及社會領域，並且成為積極迎向民主的公民。究竟，在香港非政治化的公民教育氛圍中，這群社會及政治活躍的學生是怎樣形成的？究竟非政治化的香港公民教育對培育這群積極參與社會的青少年學子有何影響？雖然香港民主化的步伐仍有不少阻滯，但香港需要儘快全面民主化則早已是社會共識，故此培育民主政治文化的政治教育更顯得迫切的需要。究竟非政治化的香港公民教育對培育民主政治文化有何貢獻？筆者擔心強調培育順服和守法的公民之公民教育，可能對香港的民主化進程帶來負面的影響。

文化方面，雖然有論者指非政治化的公民教育是儒家文化影響下的特點，但亦有不少論者指出，從儒家修身、治國、平天下的觀念可以看出儒家文化是有政治向度的，故此不認同在儒家文化影響下的香港公民教育應集中探討德育而少談政治的說法。筆者去年六月在臺灣國立師範大學參加一個公民教育的國際研討會，當中不少與會的臺灣學者對上述說法，即在儒家文化影響下的公民教育會傾向非政治化這點，頗有微言。況且文化不是一成不變的，反而是有活力和生命力的，是會因應時空的需要而改變的，而香港政制民主化的不歸路正是其中一個必須火速回應的重要議題。

從眾多青少年參與各種社會運動及香港政制民主化已走進不歸路等現象來看，香港的公民教育實在遠遠落後於社會的需要，未能培育出適切的公民，即如 Westheimer & Kahnn (2004) 所提出的「參與式公民」(participatory citizen) 及「公義取向式公民」(justice-oriented citizen)，因而亦未能協助鞏固香港政制民主化的發展及為公民社會注入新的動力。去年引入的「通識教育」能否為這不利的情況帶來新的轉機，仍是未知之數，仍有待觀察。

根據近期的研究，學校若有效培育適切的公民，一定要在「教學」和「實踐」兩方面入手，缺一不可，才會有效。在「教學」方面，研究提出三個重要的因素，包括：議題為本的教學法、體驗式學習，以及有信譽、關心社會政治議題及身體力行的老師。近年社運的蓬勃發展和大量青少年的參與，正好為同學提供了珍貴的參與和學習的議題和機會，老師實應好好掌握和運用。而「實踐」方面，則是指學校應鼓勵同學藉著不同渠道，按著聯合國《兒童權利公約》的原則，讓學生以「此時此地」的公民身分來參與及影響學校事務的決定，以培育其自主的能力和態度。

近年社運中大量青少年湧現的現象，為公民社會帶來不少新力量，也為學校的公民教育帶來了新的挑戰，促使我們培育出包含「盡本份的公民」、「參與式公民」及「公義取向式公民」這三個面向的香港公民。從信仰的角度來看，這或許是上主在歷史中的呼召，我們會否謙卑地回應：「我在這裏，請差遣我。」(賽六：8)

書目：Westheimer, J & Kahne, J. (2004). "What Kind of Citizen? The Politics of Education for Democracy." *American Educational Research Journal*, 41(2), 237-269